

河源散记

龙冬 著



河源散记

龙冬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源散记/龙冬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走马黄河丛书)

ISBN 7-5006-4144-3

I . 河… II . 龙… III . 散文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字(2000)第 84907 号

作 者 龙 冬
总策划 胡守文
总编辑 陈浩增
策 划 黄宾堂 龙 冬
责任编辑 黄宾堂
装帧设计 北京午夜阳光平面设计
有限公司(010-68728675)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708
电 话 64032266
E - mail: cyp@eastnet.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字
插 页 2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4.50 元



龙冬生于1965年的北京，祖籍四川乐山，童年在济南和青岛生活。高中毕业后即进入社会，从事过多种职业。1990年到西藏办报纸，返京后一直在出版社供职，现居北京。自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著有小说集和长篇散文《一·九九九：藏行笔记》等。

开头的话

我来自黄土高原。

打小记忆起，家乡的村庄就座落在蒙山的一个山湾儿里，村前是牧马河，村后是滹沱河。

及至更大一些，我才知道，这里离千古黄河竟是那么地亲近，近到几乎能日夜听到它不息的涛声。

从城里回到乡下的姥姥家，无疑是我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欢呼雀跃，流连忘返。我喜欢乡下原野那青草和粪土的混合气味。塬上、高坡、山地、河流、牛羊以及辛勤劳作而讴歌的人群；社火、秧歌、腰鼓、挠羊赛、霸王鞭以及浑厚而淳朴的民风民情。故乡在我心中，是一首永远令人神往的田园牧歌。

两年前的秋季，我曾和一位作家朋友聊起一段七十年代的往事。当年，我因采访而住在家乡的一个县城招待所。招待所临黄河而居。清晨醒来，我步出院门，眼前的黄河、黄河滩中的小树林晨雾缠绕弥漫，只听得轰轰作响的涛声。倏地，从浓雾笼罩的滩头树林中，听到了几声分外清脆的牧羊鞭甩响、随着一声高亢激越的民歌吼起来：“八——路——军——东——渡——过——黄——河——……”，真是像山西民谣中形容的“甜格茵茵的葡萄，酸格灵灵的醋”那样，淳极、净极，那么耐人品味，又是那么悠久而绵长。

也许，我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黄河情结就是在那一刻萌生了。我和那位作家朋友说：我憧憬着有一天能策划一次“走过黄河”的文学壮举。

于是，“行走文学”这一新的文学词语在不经意间就成了我们手中所擎的一杆大旗。

今天，“走马黄河”作为“行走文学”的第一次认真尝试，被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友情推出。这或许可为文学领域吹进一缕新风。可惜我不是作家，无法用鲜活的语言去表达黄河的博大与雄浑。但我仍然希望这次行走，不独是文学的，还应该是历史的、文化的、精神的。

让勇敢的、有能耐的、有抱负的、有责任感的作家朋友们去行走吧！因为他(她)们有着足够犀利的眼睛和笔……

祝他们一路走好。

胡学文

2000年5月8日

目录

胡守文 / 开头的话

第一章： 3

幸福的秘密——酒吧里的《感觉》——“人”的作用——梦的皈依——往昔景象片断——顺着河流追寻他们——出发，在北京市内感受黄河——一个小乞丐——十年前的情形——青海——互助的青稞酒——嗅觉审美——湟中县的鲁沙尔镇——斯人已去——转世的嘉雅活佛——昌耀的象征与“西部大开发”——仿佛置身于俄罗斯小城——龙在青藏

第二章： 27

不为象征——道路如一团乱麻——先到海南州——黄河与沅江——去河边预定人情——冬天的日月山——她不仅有着美貌和财富——茶马互市——黄河不是母性的，也并非父性的——伤口河：一个古老传说——河流的缘分——恰卜恰镇的变化——格桑卓玛和她的弟弟——一点小小的传奇——玉石公馆——行走的顺序

第三章： 50

下雨了——风吹无草见老鼠——铁盖乡政府的位置已变——地质活跃——托勒台村的历史——重视教育——假藏民的由来——两头受气的耕地——民风纯厚“保守”——风沙大得好像用推土机往河里填沙子——“狗鱼”不像狗——“大船”上的人物——村提灌站——雪夜私奔——一枝沙枣花

第四章： 67

214国道塔拉所见——拉干村——水费——触目惊心——没有夏天的感觉——如歌的草原？——遇见一个释放犯——幸福的黄经幡

第五章： 76

到兴海县子科滩——巧遇张司长——我的“社会学世俗”——唐乃亥乡——下村、中村和上村——河边的“狼舌头”——清真寺一瞥——我的“社会学比较”——都说那个女红军已经走了——婆婆的故事——乡亲，再见

第六章： 94

险些牺牲——路过尕玛羊曲寺院——丹巴拉杰先生在吗？——镶在院墙上的门——贵南县的两个地名——“花儿”源于苦难和劳累的叹息——塔秀寺的羊增活佛——根敦群培的前世——小小的夏茸尕布——遇见了一匹狼

第七章： 114

同德县——唐干乡——草原人家

第八章： 129

下尕毛其村的生态林 —— 三个计划—— 同德经历
历——六月四的转山节——停车拉加寺——吉美坚
赞私立学校——几个人物——踏青——去果洛

第九章： 153

大武——“肉欲”的满足 —— 地方旅游业 ——
一个格萨尔说唱艺人 —— 女王部落最后的儿媳 ——
黄氏家族的两个男人 —— 不幸的事故发生了

第十章： 168

去甘德 —— 这里也有“黄果树” —— 草原的舞
台 —— “雪山地肉” —— 达日的吉迈镇 —— 查
朗寺的天葬台 —— 天葬师 —— 其间多少不平声
—— 县政府招待所 —— 由富到穷的玛多

第十一章： 194

河源一日

第十二章： 204

这是在“走出非洲”吗？ —— 贵德 —— 朱立新
家的老屋 —— 来了一位首长 —— 去尖扎 ——
我爱葵花 —— 日食苍蝇三两只 —— 最干净的县
城 —— 提起我的家呀，我家在循化呀 —— 撒
拉人的“舅舅” —— 人的一生流向哪里？

附 录 224

行走手记·山东

河源惟远

—— 俗语



我，就是这样一部行动的情书

—— 求自青海诗人吕耀的《慈航》



这次
我在黄河两岸走到的地方
黑点都到过，还有一些画不下了

第一章

幸福的秘密——酒吧里的《感觉》——“人”的作用
——梦的皈依——往昔景象片断——顺着河流
追寻他们——出发，在北京市内感受黄河——一
个小乞丐——十年前的情形——青海——互助的
青稞酒——嗅觉审美——湟中县的鲁沙尔镇——
斯人已去——转世的嘉雅活佛——昌耀的象征与
“西部大开发”——仿佛置身于俄罗斯小城——龙
在青藏

好吧，就这么开头，让我来如此叙述。

有这样一个人，他自小流动迁徙的生活，一直影响到他的成长以后。他生在“文革”发生前夕的北京，然后因父母下放“五七干校”，只好寄养到黄河边的山东济南姥姥家。姥姥有一个姐姐在青岛乡村孤独地生活，他就在每年的夏天同姥姥一起到青岛去上一两个月。这些，我都在一部中篇小说里试着写到了。这个小说里的回忆部分基本是反映了真实的，较少虚构成分。即便这样，那个“我”还不能是我。而真实的我又隐蔽在哪里？就连自己也说不明白了。在“行动”里吧？其实，他完全可以拿出比较有力的证明，只是不必在此把话都说尽了。

这个人尤其喜欢经验的种种，他不安于现状，不安于眼下每日坐在办公室里的编辑工作；一只屁股总是坐不热一个地方，始终都在渴望着时常到各地去走动走动，看一些新鲜的光景人景，经历一些事端。

照这样不安定的“惯性”，他不能不积极地参加到这次“走马黄河”的



行动中来。

行前的准备工作是繁杂的。好在他去年的这个时候走了一趟祖国的西藏地区，他甚至远远地到达了西藏最西部的一个渺小山村。那一次，他的经历，都在《一九九九：藏行笔记》中写到了，他代替他的读者过足了远游的瘾。当时，他曾想到过自己日后还会不会再次出发？他总是要出发的。即便肉体不能行动，他的心也永不会停止飞翔，况且肉体还好好的。但是，他没有料想机遇这样快地就来到面前。再复杂的行前准备工作对于他来讲也不过就是“重复”，



1999年7月，到西藏阿里地区行走。这是我正在骑马翻越海拔近六千米的普布拉峰。山那边是西藏最西部的一个乡村，它的名字叫楚鲁松杰。

这一点，他驾轻就熟。那另一点又是什么呢？茫然了？胆怯了？还都不是。至少这两条从来就不属于他！那究竟又是什么会让他如此心颤？

在都市的大街上（一辆白色的“大发”后玻璃贴着这样一条广告：免费上门理发，订做婴儿胎发毛笔），在单位的院落里，在办公桌前，在酒席上，在洗手间里，在打开电脑接通网络的时候，在阅读报刊上文学的无聊讨论时，在朋友们相聚的酒吧喧嚣中（一个八九岁的卖花男孩儿问他要不要送一束给女歌手。一位退休中学教员模样的男人问他要不要拍一张快照，他谢绝了。那人又抬了抬画夹，问他要不要画像？出售小狗的那个长发青年向他走来，怀里抱着的小狗像是在患感冒），这些时候，他心里塞着一个秘密，他不好说给别人听；这个秘密，就是——

幸福。

这时，在他的书包里藏着这样几种玩意儿、指南针、防水手电、军刀、不锈钢小酒壶，甚至还有一把铁制的弹弓子。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正好还有一本诗歌。他只是抽出书来给周围的朋友看，并且担心别人看不到那首诗，于是便耐心地翻开指给人家。他所有的行为都表现出任性的一面。

这首叫做《感觉》的诗如此写道：



夏日蓝色的傍晚，我将踏上小径，
拨开尖尖麦芒，穿越青青草地：
梦想家，我从脚底感受到梦的清新。
我的光头上，凉风习习。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
无尽的爱却涌入我的灵魂，
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像波西米亚人，
与自然相伴——快乐得如同身边有位女郎。



我们在酒吧里，酒吧在北京。我生长在北京，而北京又经常使我感到陌生。

诗歌的作者就是法国人阿尔蒂尔·兰波。

他执意地问别人，你看这诗写得好不好？都说好。虽然是翻译过来的，可意思还看得清楚。于是大家似乎明白了他那一些“不安”的举动。

酒吧的歌声不断。他在一首适合自己耳朵的歌曲衬托下（读者可以任意选取自己喜欢的悠远歌曲），用心地回到十年前的空气里。因为他这回还将去到那个地方。

1990年2月14日的夜里，我同全国青联副主席洛桑、作家降边嘉措，还有几个同伴，从前门东大街团中央乘上了一辆面包车。那个时候的北京，已经有人在酒吧里过“情人节”了。这一天正好是情人节，我看到有大哥哥拉着大姐姐小妹妹的嫩手钻到咖啡厅和酒吧里去，和我同龄的年轻男人似乎并不多，

我们都没有钱，我们有理想。现在，我们也到了有点钱能够进进酒吧的年龄，可是那种敢闯荡有血性肯于了解国土社会的年轻男人少了。我看到太多有钱没钱的小伙子在酒吧里装疯卖傻。

那天，车一开，洛桑与降边就用藏语交谈起来，一串儿一串儿的话，不紧不慢，声音很轻，听着有些神秘。他俩的谈话提醒了我这次要去的地方，是自己曾经一直向往，又怀着浪漫梦幻的西部省份——青海。街灯的黄光一团团从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划过。寒冷的街头行人已经不多。街两边那些居民楼的窗子大都亮着灯光，一些朋友住在里面，他们老早就听说我有去西部转转的打算。可这时他们谁也不知道楼下的街头正驰过一辆汽车，往北京站那边开去。

只要是提起黄河，许多人的脑子里就会形象地幻化出那条泥沙俱下的大河。可是这条贯流中华大地的河流，从此以后我再看它，就永远是青青的碧蓝的，这与我在黄河上游青藏草原的那一堆难忘的日子有很大关系；我私心里拒绝着它的颜色称谓。毕竟，我是在那方水土天底下接触了一些人。说来说去，还是“人”在我心里发生出这样那样的潜在作用。也许有一天，我能踩着自己曾经留下的足迹回到那里？那足迹一定会使我的内心温热起来。仅仅是这样的梦想梦归，就已经使我感到温暖了。

在尕玛羊曲，上游的黄河倒映着天上白云，也映着峡谷两边群山的影像。黄河流经的草原上，阴天落雨的时候，有乌灰的云幕自天而降，闪电扯开了大幕，如同即将上演一出神秘无比的戏剧。我们车子又继续向前向着天地黏合的一线奔驰，自己却看到刚才那张云幕散开后现出一丝一朵一片的粉红祥云，这的确令人惊喜。早晨，鲜红的太阳先是照亮了四周遥远的群山峰巅。然后，那些山脉渐渐发白发亮了，通体放光。接着，草原也亮了，眼睛能看到远远的炊烟。接着，能看见小小的人影晃动。后来，我们就轰赶着前面的牦牛去吃草。



我们不断地用劲儿甩出一块块土坷垃，打在头牛的左侧或右侧，纠正着牛群的迁移方向。

这时，我的藏族向导努力加说：我不愿意放牧，我读过书，我想学开汽车……听说，这个小伙子很快就离开了牧场，具体做什么我不太清楚，也不知道他学没学会开汽车。

我祝福他。毕竟努力加是个多少读过书的人。

草原上的生活，城里人很难想象。一年中，那里几乎每个夜晚都是寒冷的黑暗的。生活也非常单调和困苦。可是无论日子多么艰难，每户人家，每顶帐房的附近，还都有几十只羊和几头牛。可以说，不管人或牲口，在这里真正的财富是什么呢？是享有生命。

一天走到尽头，草原很快就暗下去了，可是那些山峰还红着，天还是亮的。

炉子里生起了火，烧的是羊粪牛粪，有一股暖暖的清香。

我守着炉子，也像黄河上游的牧人那样盘腿而坐，让火光完全映照着我的脸，让火苗在眼睛里燃烧跳跃。

今天，只能在梦归中，让渺远炉火的红光映照我的怀想。

什么时候能为黄河写个传，为草原写个传，连同那里的人们？私心非常认真地这么想过，可是却无从入手。

我开始向冥冥之中的神灵祷告。

离开草原的那天，我觉得自己的神灵就是伴随着万道霞光扑面而来的晨风。

现在，自己就要往黄河上游的青海去了，而且还要回到过去的地方。

在整理陈旧笔记的时候，自己的鼻子时时发酸，有些时候眼泪就要止不住流出来。

我看地图，一直在看地图，可是许多熟悉的地名在地图上是寻找不到的。于是，眼睛模糊了，深深的惆怅叫眼前的图纸透出来河流、草原同一些人物清

晰的面孔。

洛桑、黄自健、文成公主、普华杰、格桑卓玛、万马嘉措、丹巴拉杰活佛、洛桑的姐姐、洛桑的舅舅、洛桑的父亲、奔头、才让东主、华凯曲、努力加、嘉雅活佛……

这些名字使我手上的地图忽然间生出了温情。我知道，有的人早已不在了。我的回归，也是为了怀念他们，顺着一条河流去追寻他们。

“走马黄河”出发仪式是在2000年5月18日的北京举行的。作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在“仪式”前根本没有时间来做个人的案头准备，所以“仪式”之后，自己的出发期限一拖再拖，直到6月10日才由西客站动身，乘115次列车到西宁去。不同于十年前，我这次动身的时间是在早上。

准备了许多天，借阅查看了那么多关于黄河同青海的资料，脑袋里面灌满



又一次出发。已经有过多少次出发？记不得了。